

珍藏本

珍藏本

绣像
全本

水浒传

【明】施耐庵·著

他们，劫富济贫、替天行道；他们，忠肝义胆、隐忍谦让；他们，就是水浒一百单八将。宋江、卢俊义、公孙胜、李逵、武松……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户晓，他们的故事千古流传。时光荏苒，数
天下英雄，还看水浒。



水許傳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典藏

（C）目録有在

（C）目録有在



珍藏本

绣像全本水浒传

施耐庵◎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绣像全本水浒传/(明)施耐庵著. —南昌:百花
洲文艺出版社,2010.10
ISBN 978-7-5500-0015-5

I. ①绣… II. ①施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2763 号

XIUXIANGQUANBENSHUIHUZHUAN

绣像全本水浒传

施耐庵 著

总 策 划 杨建峰

统 筹 张国功

责任编辑 贺芳心 涂 悦

美术编辑 卜 雷

制 作 王 进
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
邮 编 330008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020mm×1200mm 1/20 印张 20

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 数 108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0015-5

定 价 29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0-92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影响阅读,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前言

《水浒传》又名《忠义水浒传》，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，成书于元末明初。小说叙述了北宋末年梁山泊 108 个英雄聚众起义的故事，再现了这次起义从发生、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，揭示出“官逼民反”、“乱由上作”的历史事实，肯定和歌颂了革命斗争的正义性。《水浒传》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成就，成为影响巨大、流传甚广的不朽之作。

《水浒传》的作者历来有争议，现在一般认为是施耐庵所著。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，生平不详。《水浒传》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。宋徽宗宣和年间（1119 ~ 1126）爆发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，因这次起义声势极盛，便在民间产生了许多奇闻异说，以及与之相关的大量戏曲和话本，并在流传中不断得到众人的加工增饰。这对《水浒传》的创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《水浒传》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塑造上。全书的主题，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具体体现出来的。小说塑造了宋江、林冲、李逵、鲁智深、武松等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形象，歌颂了这些起义者的反抗精神，表现了他们的英雄气概、斗争意志和伟大力量。《水浒传》中的英雄人物是被高度理想化的。作者把他们的反抗精神和道德情操提升到很高的境界，并把人民的愿望和情感熔铸在这些人物身上，使他们具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。小说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情节，这些情节是经过精心提炼的，具有典型意义。随着人物的出场与行动，常出现一组组的情节，而每一组情节又往往是人物思想的发展史。《水浒传》中人物与情节的安排，主要是单线发展，每组情节既有相对的独立性，又一环紧扣一环，互相勾连。

《水浒传》的语言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。它的语言明快、洗练、生动、准确、富有表现力。无论叙述事件或刻画人物，多用白描，常常是寥寥几笔，就达到绘声绘色、形神毕肖的地步。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，而且也能将其出身、地位以及思想习惯准确地表现出来，真正做到了“人有其性情……人有其声口”。

《水浒传》之前的白话小说多是文白相杂、粗糙简朴，成就和影响也很有限。《水浒传》的作者以极高的文化修养，驾驭流利纯熟的白话，来刻画人物、描述各种场景，其效果是文言所不可能达到的。有了《水浒传》，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完全的确立，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意义极为深远，可以说《水浒传》是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。不过，《水浒传》全书的艺术成就是不平衡的，比如水浒英雄在上山之前，描写很精彩，但在上山之后，多数人物都显得暗淡无光。此外一些战争场面的描写，也显得单调、烦琐等。

《水浒传》的版本历史悠久，复杂繁多。《水浒传》存世有 70 回、100 回、120 回诸本，又有简本、





繁本两个系统。繁本是指文繁事简本,简本是指文简事繁本。简本多草率质朴,因而流行的多是繁本。本书以杨定见序120回繁本为底本,并参照其他几种善本以及今人的校勘本整理而成,在校勘中很好地保存了杨序本的原貌,力争将作品最本真的一面展示给读者。本书配有大量精美彩色绣像,既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,又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。由于编者水平有限,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,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。

策划人语

2010年7月



引首

【词曰】

试看书林隐处，几多俊逸儒流。虚名薄利不关愁，裁冰及剪雪，谈笑看吴钩。评议前王并后帝，分真伪，占据中州，七雄扰攘乱春秋。兴亡如脆柳，身世类虚舟。见成名无数，图名无数，更有那逃名无数。霎时新月下长川，江湖变桑田古路。讶求鱼缘木，拟穷猿择木，恐伤弓远之曲木。不如且覆掌中杯，再听取新声曲度。

【诗曰】

纷纷五代乱离间，一旦云开复见天。
草木百年新雨露，车书万里旧江山。
寻常巷陌陈罗绮，几处楼台奏管弦。
人乐太平无事日，莺花无限日高眠。

评说这八句诗，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，姓邵，讳尧夫，道号康节先生所作。为叹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，那时朝属梁，暮属晋，正所谓是：“朱李石刘郭，梁唐晋汉周，都来十五帝，播乱五十秋。”后来感的天道循环，向甲马营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来。这朝圣人出世，红光满天，异香经宿不散，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。英雄勇猛，智量宽洪。自古帝王都不及这一朝天子。一条杆棒等身齐，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。那天子扫清寰宇，荡静中原，国号大宋，建都汴梁，九朝八帝班头，四百年开基帝主。因此上，邵尧夫先生赞道：“一旦云开复见天。”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一般。

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，是个道高有德之人，能辨风云气色。一日骑驴下山，向那华阴道中正行之间，听得路上客人传说：“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。”那陈抟先生听得，心中欢喜，以手加额，在驴背上大笑，掀下驴来。人问其故，那先生道：“天下从此定矣。正乃上合天心，下合地理，中合人和。”自庚申年间受禅，开基即位，在位一十七年，天下太平，传位与御弟太宗。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，传位与真宗皇帝。真宗又传位与仁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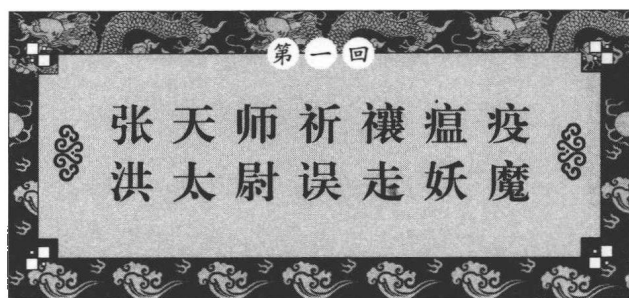
这仁宗皇帝，乃是上界赤脚大仙。降生之时，昼夜啼哭不止，朝廷出给黄榜，召人医治。感动天庭，差遣太白金星下界，化作一老叟，前来揭了黄榜，自言能止太子啼哭。看榜官员引至殿下，朝见真宗天子。圣旨教进内苑，看视太子。那老叟直至宫中，抱着太子，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，太子便不啼哭。那老叟不言姓名，只见化一阵清风而去。耳边道八个甚字？道是：“文有文曲，武有武曲。”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，下来辅佐这朝天子。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，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。

这两个贤臣，出来辅佐这朝皇帝，在位四十二年，改了九个年号。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，至天圣九年，那时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万民乐业，路不拾遗，户不夜闭。这九年谓之一登。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，这九年亦是丰富，谓之二登。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，这九年田禾大熟，谓之三登。一连三九二十七年，号为三登之世。

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，谁想道乐极悲生。嘉祐三年春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自江南直至两京，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。天下各州各府，雪片也似申奏将来。

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死亡大半，开封府主包待制亲自将惠民和济局方，自出俸资合药，救治万民。那里医治得住，瘟疫越盛。文武百官商议，都向待漏院中聚会，伺候早朝，奏闻天子，专要祈祷，禳谢瘟疫。不因此事，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，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，哄动宋国乾坤，闹遍赵家社稷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万姓熙熙化育中，三登之世乐无穷。
岂知礼乐笙簧治，变作兵戈剑戟丛。
水浒寨中屯节侠，梁山泊内聚英雄。
细推治乱兴亡数，尽属阴阳造化功。



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

话说

大宋仁宗天子在位，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，天子驾坐紫宸殿，受百官朝贺。但见：

祥云迷凤阁，瑞气罩龙楼。含烟御柳拂旌旗，带露宫花迎剑戟。天香影里，玉簪珠履聚丹墀；仙乐声中，绣袄锦衣扶御驾。珍珠帘卷，黄金殿上现金舆；凤尾扇开，白玉阶前停宝辇。隐隐净鞭三下响，层层文武两班齐。

当有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只见班部丛中，宰相赵哲、参政文彦博出班奏曰：“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民不聊生，伤损军民甚多。伏望陛下宽恩，省刑薄税，祈禳天灾，救济万民。”天子听奏，急敕翰林院随即草诏：一面降赦天下罪囚，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；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，修设好事禳灾。

不料其年瘟疫转盛。仁宗天子闻知，龙体不安，复会百官计议。向那班部中，有一大臣越班启奏。天子看时，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。拜罢起居，奏曰：“目今天灾盛行，军民涂炭，日夕不能聊生。以愚臣意，要禳此灾，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，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奏闻上帝，可以禳保民间瘟疫。”仁宗天子准奏，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，天子御笔亲书，并降御香一炷，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，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，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来朝祈禳瘟疫。就金殿上焚起御香，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，即便登程前去。

洪信领了圣敕，辞别天子，背了诏书，盛了御香，带了数十人，上了铺马，一行部从，离了东京，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。于路上但见：

遥山叠翠，远水澄清。奇花绽锦绣铺林，嫩柳舞金丝拂地。风和日暖，时过野店山村；路直沙平，夜宿邮亭驿馆。罗衣荡漾红尘内，骏马驱驰紫陌中。

且说太尉洪信赍擎御诏，一行人从上了路途，不止一日，来到江西信州。大小官员出郭迎接。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，准备接诏。次日，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。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，鸣钟击鼓，香花灯烛，幢幡宝盖，一派仙乐，都下山来迎接丹诏，直至上清宫前下马。太尉看那官殿时，端的是好座上清宫。但见：

青松屈曲，翠柏阴森。门悬敕额金书，户列灵符玉篆。虚皇坛畔，依稀垂柳名花；炼药炉边，掩映苍松老桧。左壁厢天丁力士，参随着太乙真君；右势下玉女金童，簇捧着紫微大帝。披发仗剑，北方真武踏龟蛇；靸履顶冠，南极老人伏龙虎。前排二十八宿星君，后列三十二帝天子。阶砌下流水潺潺，墙院后好山环绕。鹤生丹顶，龟长绿毛。树梢头献果苍猿，莎草内衔芝白鹿。三清殿上鸣金钟，道士步虚；四圣堂前敲玉磬，真人礼斗。献香台砌，彩霞光射碧琉璃；召将瑶坛，赤日影摇红玛瑙。早来门外祥云见，疑是天师送老君。

当下上至住持真人，下及道童侍从，前迎后引，接至三清殿上，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。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：“天师今在何处？”住持真人向前禀道：“好教太尉得知，这代祖师，号曰虚靖天师，性好清高，倦于迎送，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，修真养性，因此不住本宫。”太尉道：“目今天子宣诏，如何得见？”真人答道：“容禀：诏敕权供在殿上，贫道等亦不敢开读。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，再烦计议。”当时将丹诏养在三清殿上，与众官都到方丈。太尉居中坐下，执事人等献茶，就进斋供，水陆俱备。斋罢，太尉再问真人道：“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，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，开宣丹诏？”真人禀道：“这代祖师，虽在山顶，其实道行非常，能驾雾兴云，踪迹不定。贫道等如常亦难得见，怎生教人请得下来？”太尉道：“似此如何得见？目今京师瘟疫盛行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赍捧御书丹诏，亲奉龙香，来请天师，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以禳天灾，救济万民。似此怎生奈何？”真人禀道：“天子要救万民，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，斋戒沐浴，更换布衣，休带从人，自背诏书，焚烧御香，步行上山礼拜，叩请天师，方许得见。如若心不志诚，空走一遭，亦难得见。”太尉听说，便道：“俺从京师食素到此，如何心不志诚？既然恁地，依着你说，明日绝早上山。”当晚各自权歇。

次日五更时分，众道士起来，备下香汤斋供，请太尉起来沐浴。换了一身新鲜布衣，脚下穿上麻鞋草履，吃了素斋，取过丹诏，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，手里提着银手炉，降降地烧着御香。许多道众人等，送到后山，指与路径。真人又禀道：“太尉要救万民，休生退悔之心，只顾志诚上去。”太尉别了众人，口诵天尊宝号，纵步上山来。将至半山，望见大顶直侵霄汉，果然好座大山。正是：

根盘地角，顶接天心。远观磨断乱云痕，近看平吞明月魄。高低不等谓之山，侧石通道谓之岫，孤岭崎岖谓之径，上面平齐谓之顶，头圆下壮谓之峦，藏虎藏豹谓之穴，隐风隐云谓之岩，高人隐居谓之洞，有境有界谓之府，樵人出没谓之径，能通车马谓之道，流水有声谓之涧，古渡源头谓之溪，岩崖滴水谓之泉。左壁为掩，右壁为映。出的是云，纳的是雾。锥尖像小，峻峻似峭，悬空似险，削蜡如平。千峰竞秀，万壑争流，瀑布斜飞，藤萝倒挂。虎啸时风生谷口，猿啼时月坠山腰。恰似青黛染成千块玉，碧纱笼罩万堆烟。

这洪太尉独自一个行了一回，盘坡转径，揽葛攀藤。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，三二里多路，看看脚酸腿软，正走不动，口里





不说，肚里踌躇，心中想道：“我是朝廷贵官，在京师时，重茵而卧，列鼎而食，尚兀自倦怠，何曾穿过草鞋，走这般山路！知他天师在那里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！”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掇着肩气喘。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，风过处，向那松树背后，奔雷也似吼一声，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。洪太尉吃了一惊，叫声：“阿呀！”扑地望后便倒。偷眼看那大虫时，但见：

毛披一带黄金色，爪露银钩十八只。

睛如闪电尾如鞭，口似血盆牙似戟。

伸腰展臂势狰狞，摆尾摇头声霹雳。

山中狐兔尽潜藏，涧下獐狍皆敛迹。

那大虫望着洪太尉，左盘右旋，咆哮了一回，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。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，唬的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，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落的响，浑身却如重风麻木，两腿一似斗败公鸡，口里连声叫苦。大虫去了一盏茶时，方才爬将起来，再收拾地上的香炉，还把龙香烧着，再上山来，务要寻见天师。又行过三五十步，口里叹了数口气，怨道：“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，教我受这场惊恐。”说犹未了，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，吹得毒气直冲将来。太尉定睛看时，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，抢出一条吊桶大小，雪花也似蛇来。太尉见了，又吃一惊，撇了手炉，叫一声：“我今番死也！”往后便倒在盘陀石边。微闪开眼来看那蛇时，但见：

昂首惊飙起，掣目电光生。动荡则折峡倒冈，呼吸则吹云吐雾。鳞甲乱分千片玉，尾梢斜卷一堆银。

那条大蛇，径抢到盘陀石边，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，两只眼迸出金光，张开巨口，吐出舌头，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。惊得太尉三魂荡荡，七魄悠悠。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，望山下一溜，却早不见了。太尉方才爬得起来，说道：“惭愧！惊杀下官！”看身上时，寒栗子比饅飣儿大小，口里骂那道士：“亵耐无礼，戏弄下官，教俺受这般惊恐！若山上寻不见天师，下去和他别的话说。”再拿了银提炉，整顿身上诏敕并衣服巾帨，却待再要上山去。

正欲移步，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，渐渐近来。太尉定睛看时，只见那一个道童，倒骑着一头黄牛，横吹着一管铁笛，转出山凹来。太尉看那道童时：

头绾两枚丫髻，身穿一领青衣，腰间绦结草来编，脚下芒鞋麻间隔。明眸皓齿，飘飘并不染尘埃；绿鬓朱颜，耿耿全然无俗态。

但见那个道童笑吟吟地骑着黄牛，横吹着那管铁笛，正过山来。洪太尉见了，便唤那个道童：“你从哪里来，认得我么？”道童不睬，只顾吹笛。太尉连问数声，道童呵呵大笑，拿着铁笛，指着洪太尉说道：“你来此间，莫非要见天师么？”太尉大惊，便道：“你是牧童，如何得知？”道童笑道：“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，听得天师说道：‘今上皇帝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，到来山中，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，祈禳天下瘟疫。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。’这早晚想是去了，不在庵中。你休上去，山内毒虫猛兽极多，恐伤害了你性命。”太尉再问道：“你不要说谎？”道童笑了一声，也不回应，又吹着铁笛，转过山坡去了。太尉寻思道：“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？想是天师吩咐他，已定了是。”欲待再上山去，方才惊唬的苦，争些儿送了性命，不如下山去罢。

太尉拿着提炉，再寻旧路，奔下山来。众道士接着，请至方丈坐下。真人便问太尉道：“曾见着天师么？”太尉说道：“我是朝中贵官，如何教俺走得山路，吃了这般辛苦，争些儿送了性命！为头上至半山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，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。又行了不过一个山嘴，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，盘做一堆，拦住去路。若不是俺福分大，如何得性命回京？尽是你这道童戏弄下官！”真人复道：“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？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。本山虽有蛇虎，并不伤人。”太尉又道：“我正走不动，方欲再上山坡，只见松树旁边转出一个道童，骑着一头黄牛，吹着管铁笛，正过山来。我便问他：‘那里来？’识得俺么？”他道：‘已都知了。’说天师吩咐，早晨乘鹤驾云往东京去了。下官因此回来。”真人道：“太尉可惜错过，这个牧童正是天师。”太尉道：“他既是天师，如何这等猥雅？”真人答道：“这代天师，非同小可。虽然年幼，其实道行非常。他是额外之人，四方显化，极是灵验。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。”洪太尉道：“我直如此有眼不认真师，当面错过！”真人道：“太尉且请放心，既然祖师法旨是去了，比及太尉回京之日，这场醮事，祖师已都完了。”太尉见说，方才放心。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，管待太尉；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，留在上清宫，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。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，设宴饮酌。至晚席罢，止宿到晚。

次日早膳以后，真人、道众并提点、执事人等，请太尉游山。太尉大喜。许多人从跟随着，步行出方丈，前面两个道童引路。行至宫前宫后，看玩许多景致。三清殿上，富贵不可尽言。左廊下九天殿、紫薇殿、北极殿，右廊下太乙殿、三官殿、驱邪殿，诸宫看遍。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，洪太尉看时，另外一所殿宇：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；正面两扇朱红槅子，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，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，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；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，上书四个金字，写道：“伏魔之殿”。太尉指着门道：“此殿是甚么去处？”真人答道：“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魔王之殿。”太尉又问道：“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？”真人答道：“此乃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。但是经传一代天师，亲手便添一道封皮，使其子子孙孙不得妄开。走了魔君，非常利害，今经八九代祖师，誓不敢开。锁用铜汁灌铸，谁知里面的事？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，也只听闻。”

洪太尉听了，心中惊怪，想道：“我且试看魔王一看。”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且开门来，我看魔王甚么模样。”真人告道：“太尉，此殿决不敢开！先祖天师叮咛告戒：今后诸人不许擅开。”太尉笑道：“胡说！你等要妄生怪事，煽惑良民，故意安排这等去处，假称锁镇魔王，显耀你们道术。我读一鉴之书，何曾见锁魔之法！神鬼之道，处隔幽冥，我不信有魔王在内。快疾与我打开，我看魔王如何。”真人三回五次禀说：“此殿开不得，恐惹利害，有伤于人。”太尉大怒，指着道众说道：“你等不开与我看，回到朝廷，先奏你们众道士阻挡宣诏，违乱圣旨，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；后奏你等私设此殿，假称锁镇魔王，煽惑军民百姓。把你等都追了度牒，刺配远恶军州受苦。”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，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，先把封皮揭了，将铁锤



打开大锁。众人把门推开，看里面时，黑洞洞地，但见：

昏昏默默，杳杳冥冥。数百年不见太阳光，亿万载难瞻明月影。不分南北，怎辨东西。黑烟霭霭扑人寒，冷气阴阴侵体颤。人迹不到之处，妖精往来之乡。闪开双目有如盲，伸出两手不见掌。常如三十夜，却似五更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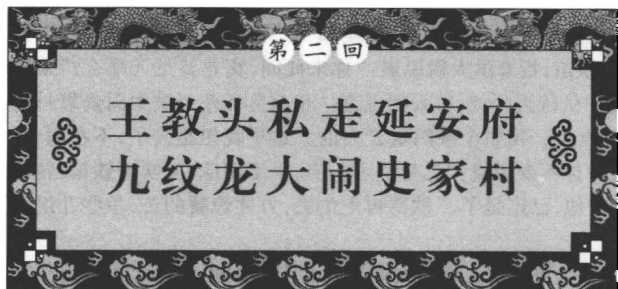
众人一齐都到殿内，黑暗暗不见一物。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，将来打一照时，四边并无一物，只中央一个石碑，约高五六尺，下面石龟趺坐，大半陷在泥里。照那碑碣上时，前面都是龙章凤篆，天书符篆，人皆不识；照那碑后时，却有四个真字大书，凿着“遇洪而开”。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，二来宋朝必显忠良，三来凑巧遇着洪信。岂不是天数！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，大喜，便对真人说道：“你等阻当我，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定我姓字在此？遇洪而开，分明是教我开看，却何妨！我想这个魔王，都只在石碑底下。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，将锄头铁锹来掘开。”

真人慌忙谏道：“太尉不可掘动，恐有利害，伤犯于人，不当稳便。”太尉大怒，喝道：“你等道众，省得甚么！碑上分明凿着遇我教开，你如何阻当！快与我唤人来开。”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：“恐有不好。”太尉那里肯听。只得聚集众人，先把石碑放倒，一齐并力掘那石龟，半日方才掘得起。又掘下去，约有三四尺深，见一片大青石板，可方丈围。洪太尉叫再掘起来。真人又苦禀道：“不可掘动。”太尉那里肯听。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，看时，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。只见穴内刮喇喇一声响亮，那响非同小可，恰似：

天摧地塌，岳撼山崩。钱塘江上，潮头浪拥出海门来；泰华山头，巨灵神一劈山峰碎。共工奋怒，去盔撞倒了不周山；力士施威，飞锤击碎了始皇髻。一风撼折千竿竹，十万军中半夜雷。

那一声响亮过处，只见一道黑气，从穴里滚将起来，掀塌半个殿角。那道黑气，直冲到半天里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，望四面八方去了。众人吃了一惊，发声喊，都走了，撇下锄头铁锹，尽从殿内奔将出来，推倒掀翻无数。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，面色如土。奔到廊下，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。太尉问道：“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？”那真人言不过数句，话不过一席，说出这个缘由。有分教：一朝皇帝，夜眠不稳，昼食忘餐。直使：宛子城中藏虎豹，蓼儿洼内聚神蛟。

毕竟龙虎山真人说出甚么言语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话说当时住持真人对洪太尉说道：“太尉不知，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，嘱咐道：‘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，七十二座地煞星，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。上立石碑，凿着龙章凤篆天符，镇住在此。若还放他出世，必恼下方生灵。’如今太尉放他走了，怎生是好！”有诗为证：

千古幽局一旦开，天罡地煞出泉台。
自来无事多生事，本为禳灾却惹灾。
社稷从今云扰扰，兵戈到处闹垓垓。
高俅奸佞虽堪恨，洪信从今酿祸胎。

当时洪太尉听罢，浑身冷汗，捉颤不住，急急收拾行李，引了从人，下山回京。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，自回宫内，修整殿宇，竖石碑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洪太尉在途中吩咐从人，教把走妖魔一节，休说与外人知道，恐天子知而见责。于路无话，星夜回到京师，进得汴梁城，闻人所说：“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，普施符篆，禳救灾病，瘟疫尽消，军民安泰。天师辞朝，乘鹤驾云，自回龙虎山去了。”洪太尉次日早朝，见了天子，奏说：“天师乘鹤驾云，先到京师，臣等驿站而来，才得到此。”仁宗准奏，赏赐洪信，复还旧职，亦不在话下。

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，晏驾，无有太子，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，太祖皇帝的孙，立帝号曰英宗。在位四年，传位与太子神宗。神宗在位一十八年，传位与太子哲宗。那时天下尽皆太平，四方无事。

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，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业，只好刺枪使棒，最是踢得好脚气毬。京师人口顺，不叫高二，却都叫他做高毬。后来发迹，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，添作立人，便改作姓高，名俅。这人吹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顽耍，亦胡乱学诗书词赋，若论仁义礼智，信行忠良，却是不会。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。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，每日三瓦两舍，风花雪月，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。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，迭配出界发放，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。高俅无计奈何，只得来淮西临淮州，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二郎，名唤柳世权。他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，招纳四方干隔蒯汉子。高俅投托得柳二郎家，一住三年。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，感得风调雨顺，放



宽恩大赦天下。那高俅在临淮州,因得了赦宥罪犯,思量要回东京。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亲戚,写了一封书札,收拾些人事盘缠,赍发高俅回东京,投奔董将士家过话。

当时高俅辞了柳二郎,背上包裹,离了临淮州,迤迤回到东京,径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,下了这封信。董将士一见高俅,看了柳世权来书,自肚里寻思道:“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!若是个志诚老实的人,可以容他在家出入,也教孩儿们学些好。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,没信行的人,亦且当初有过犯来,被断配的人,旧性必不肯改。若留住在家中,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。待不收留他,又撇不过柳二郎面皮。”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,相留在家宿歇,每日酒食相待。住了十数日,董将士思量出一个路数,将出一套衣服,写了一封书简,对高俅说道:“小人家下萤火之光,照人不亮,恐后误了足下。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,久后也得个出身。足下意内如何?”高俅大喜,谢了董将士。董将士使个人将着书简,引领高俅,径到学士府内。

门吏转报小苏学士,出来见了高俅,看了来书,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,心下想道:“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!不如做个人情,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,做个亲随。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,他便喜欢这样的人。”当时回了董将士书札,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。次日,写了一封书呈,使个干人,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。

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,神宗皇帝的驸马。他喜爱风流人物,正用这样的人。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高俅来,拜见了,便喜。随即写回书,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。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,出入如同家人一般。自古道:“日远日疏,日亲日近。”忽一日,小王都太尉庆生辰,吩咐府中安排筵宴,专请小舅端王。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,哲宗皇帝御弟,现掌东驾,排号九大王,是个聪明俊俏人物。这浮浪子弟门风、帮闲之事,无一般不晓,无一般不会。即如琴棋书画,无所不通,踢毬打弹,品竹调丝,吹弹歌舞,自不必说。当日王都尉府中,准备筵宴,水陆俱备。但见:

香焚宝鼎,花插金瓶。仙音院竞奏新声,教坊司频逞妙艺。水晶壶内,尽都是紫府琼浆;琥珀杯中,满泛著瑶池玉液。玳瑁盘堆仙桃异果,玻璃碗供熊掌驼蹄。鳞鳞脍切银丝,细细茶烹玉蕊。红裙舞女,尽随着象板鸾箫;翠袖歌姬,簇捧着龙笙凤管。两行珠翠立阶前,一派笙歌临座上。

且说这端王来王都尉府中赴宴,都尉设席,请端王居中坐定,都尉对席相陪。酒进数杯,食供两套,那端王起身净手,偶来书院里少歇,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,极是做得好,细巧玲珑。端王拿起狮子,不落手看了一回道:“好!”王都尉见端王心爱,便说道:“再有一个玉龙笔架,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,却不在手头。明日取来,一并相送。”端王大喜道:“深谢厚意。想那笔架,必是更妙。”王都尉道:“明日取出来,送至宫中便见。”端王又谢了。两个依旧入席,饮宴至暮,尽醉方散。端王相别回宫去了。

次日,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,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,用黄罗包袱包了,写了一封书呈,却使高俅送去。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,将着两般玉玩器,怀中揣着书呈,径投端王宫中来。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。没多时,院公出来问:“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?”高俅施礼罢,答道:“小人是王驸马府中,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。”院公道:“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毬,你自过去。”高俅道:“相烦引进。”院公引到庭前,高俅看时,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,身穿紫绣龙袍,腰系文武双穗绦,把绣龙袍前襟拽缚扎起,揣在绦儿边。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,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毬。高俅不敢过去冲撞,立在从人背后伺候。也是高俅合当发迹,时运来到,那气毬腾地起来,端王接个不着,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。那高俅见气毬来,也是一时的胆量,使个鸳鸯拐,踢还端王。端王见了大喜,便问道:“你是甚人?”高俅向前跪下道:“小的是王都尉亲随,受东人使令,赍送两般玉玩器来,进献大王,有书呈在此拜上。”端王听罢,笑道:“姐夫直如此挂心。”高俅取出书呈进上。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,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。

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,却先问高俅道:“你原来会踢气毬!你唤做甚么?”高俅叉手跪复道:“小的叫做高俅,胡乱踢得几脚。”端王道:“好!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。”高俅拜道:“小的是何等样人,敢与恩王下脚!”端王道:“这是‘齐云社’,名为‘天下圆’,但踢何伤?”高俅再拜道:“怎敢!”三回五次告辞,端王定要他踢,高俅只得叩头谢罪,解膝下场。才踢几脚,端王喝彩。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,奉承端王。那身分模样,这气毬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。端王大喜,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,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。次日,排个筵会,专请王都尉府中赴宴。

却说王都尉当日不见高俅回来,正疑思间,只见次日门子报道:“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,请太尉到宫中赴宴。”王都尉出来,见了那干人,看了令旨,随即上马来到九大王府前,下马入宫来,见了端王。端王大喜,称谢两般玉玩器。入席饮宴间,端王说道:“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毬,孤欲索此人做亲随,如何?”王都尉答道:“殿下既用此人,就留在宫中伏侍殿下。”端王欢喜,执杯相谢。二人又闲话一回,至晚席散,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,不在话下。

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,就留在宫中宿食。高俅自此遭际端王,每日跟随,寸步不离。未及两个月,哲宗皇帝晏驾,无有太子,文武百官商议,册立端王为天子,立帝号曰徽宗,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。登基之后,一向无事,忽一日,与高俅道:“朕欲要抬举你,但有边功方可升迁;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,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。”后来没半年之间,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。正是:

不拘贵贱齐云社,一味模棱天下圆。

抬举高俅气力,全凭手脚会当权。

且说高俅得做了殿帅府太尉,选拣吉日良辰,去殿帅府里到任。所有一应合属公吏衙将,都军禁军,马步人等,尽来参拜,各呈手本,开报花名。高殿帅一一点过,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。半月之前,已有病状在官,患病未痊,不曾入衙门管事。高殿帅大怒,喝道:“胡说!既有手本呈来,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,搪塞下官!此人即系推病在家,快与我拿来!”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,捉拿王进。

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,只有一个老母,年已六旬之上。牌头与教头王进说道:“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,点你不着。军正司禀说染患在家,现有病患状在官。高殿帅焦躁,那里肯信,定要拿你,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。教头只得去走一遭。若还不



去，定连累众人，小人也有罪犯。”

王进听罢，只得挨着病来。进得殿帅府前，参见太尉，拜了四拜，躬身唱个喏，起来立在一边。高俅道：“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？”王进禀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高俅喝道：“这厮！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，你省的甚么武艺？前官没眼，教你做个教头，如何敢小觑我，不伏俺点视！你托谁的势，要推病在家，安闲快乐！”王进告道：“小人怎敢！其实患病未痊。”高太尉骂道：“贼配军，你既害病，如何来得？”王进又告道：“太尉呼唤，安敢不来。”高殿帅大怒，喝令左右：“拿下！加力与我打这厮！”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，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：“今日太尉上任，好日头，权免此人这一次。”高太尉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且看众将之面，饶恕你今日，明日却和你理会！”

王进谢罪罢，起来抬头看了，认得是高俅。出得衙门，叹口气道：“俺的性命，今番难保了。俺道是甚么高殿帅，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。比先时曾学使棒，被我父亲一棒打翻，三四个将息不起。有此之仇，他今日发迹，得做殿帅府太尉，正待要报仇。我不想正属他管。自古道：‘不怕官，只怕管。’俺如何与他争得？怎生奈何是好？”回到家中，闷闷不已，对娘说知此事，母子二人，抱头而哭。娘道：“我儿，‘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’。只恐没处走。”王进道：“母亲说得是，儿子寻思，也是这般计较。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，他手下军官，多有曾到京师的，爱儿子使枪棒，何不逃去投奔他们？那里是用人去处，足可安身立命。”

当下娘儿两个商议定了。其母又道：“我儿，和你要私走，只恐门前两个牌军，是殿帅府拨来伏侍你的，他若得知，须走不脱。”王进道：“不妨。母亲放心，儿子自有道理措置他。”当下一日晚未昏，王进先叫张牌入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先吃了些晚饭，我使你一处去干事。”张牌道：“教头使小人那里去？”王进道：“我因前日病患，许下酸枣门外岳庙里香愿，明日早要去烧炷头香。你可今晚先去吩咐庙祝，教他来日早些开庙门，等我烧炷头香，就要三牲献刘李王。你就庙里歇了等我。”张牌答应，先吃了晚饭，叫了安置，望庙中去了。

当夜子母二人，收拾了行李衣服，细软银两，做一担儿打挟了；又装两个料袋袱驼，拴在马上。等到五更天色未明，王进叫起李牌，吩咐道：“你与我将这些银两，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，在那里等候。我买些纸烛，随后便来。”李牌将银子望庙中去了。王进自去备了马，牵出后槽，将料袋袱驼搭上，把索子拴缚牢了，牵在后门外，扶娘上了马。家中粗重都弃了，锁上前后门，挑了担儿，跟在马后。趁五更天色未明，乘势出了西华门，取路望延安府来。

且说两个牌军买了福物煮熟，在庙等到巳牌，也不见来。李牌心焦，走回到家中寻时，见锁了门，两头无路。寻了半日，并无有人。看看待晚，岳庙里张牌疑忌，一直奔回家来。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，看看黑了。两个见他当夜不归，又不见他老娘。次日，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，亦无寻处。两个恐怕连累，只得去殿帅府首告：“王教头弃家在逃，子母不知去向。”高太尉见告，大怒道：“贼配军在逃，看那厮待走那里去！”随即押下文书，行开诸州各府，捉拿逃军王进，二人首告，免其罪责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，自离了东京，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在路上月有余。忽一日，天色将晚，王进挑着担儿，跟在娘的马后，口里与母亲说道：“天可怜见，惭愧了！我子母两个，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，此去延安府不远了。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，也拿不着了。”子母两个欢喜，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。走了这一晚，不遇着一处村坊，那里去投宿是好？正没理会处，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。王进看了道：“好了，遮莫去那里陪个小心，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”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，却是一所大庄院，一周遭都是土墙，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。看那庄院，但见：

前通官道，后靠溪冈，一周遭青缕如烟，四下里绿阴似染。转屋角牛羊满地，打麦场鹅鸭成群。田园广野，负佣庄客有千人；家眷轩昂，女使儿童难计数。正是家有余粮鸡犬饱，户多书籍子孙贤。

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，敲门多时，只见一个庄客出来。王进放下担儿，与他施礼。庄客道：“来俺庄上有甚事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：小人母子二人，贪行了些路程，错过了宿店。来到这里，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，欲投贵庄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依例拜纳房金，万望周全方便。”庄客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且等一等，待我去问庄主太公。肯时，但歇不妨。”王进又道：“大哥方便。”庄客人去多时，出来说道：“庄主太公教你两个人来。”王进请娘下了马。王进挑着担儿，就牵了马，随庄客到里面打麦场上，歇下担儿，把马拴在柳树上。母子二人，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。

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，须发皆白，头戴遮尘暖帽，身穿直缝宽衫，腰系皂丝绦，足穿熟皮靴。王进见了便拜。太公连忙道：“客人休拜，你们是行路的人，辛苦风霜，且坐一坐。”王进母子两个叙礼罢，都坐定。太公问道：“你们是那来的？如何昏晚到此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小人姓张，原是京师人。今来消折了本钱，无可营用，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。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些程途，错过了宿店，欲投贵庄，借宿一宵，来日早行。房金依例拜纳。”太公道：“不妨。如今世上人那个顶着房屋走哩！你母子二位，敢未打火？”叫庄客安排饭来。没多时，就厅上放开条桌子，庄客托出一桶盘，四样菜蔬，一盘牛肉，铺放桌上，先烫酒来筛下。太公道：“村落中无甚相待，休得见怪。”王进起身谢道：“小人母子无故相扰，此恩难报。”太公道：“休这般说，且请吃酒。”一面劝了五七杯酒，搬出饭来。二人吃了，收拾碗碟。太公起身，引王进母子到客房里安歇。王进告道：



“小人母亲骑的头口，相烦寄养，草料望乞应付，一并拜酬。”太公道：“这个不妨。我家也有头口驢马，教庄客牵出后槽，一发喂养。”王进谢了。挑那担儿，到客房里来。庄客点上灯火，一面提汤来洗了脚。太公自回里面去了。王进母子二人谢了庄客，掩上房门，收拾歇息。

次日，睡到天晓，不见起来。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，听得王进母子在房里声唤。太公问道：“客官，天晓，好起了。”王进听得，慌忙出房来，见太公施礼，说道：“小人起多时了。夜来多多搅扰，甚是不当。”太公问道：“谁人如此声唤？”王进道：“实不相瞒太公说，老母鞍马劳倦，昨夜心疼病发。”太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客人休要烦恼，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。我有个医心疼的方，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，与你老母亲吃。教他放心，慢慢地将息。”王进谢了。

话休絮烦。自此王进母子二人在太公庄上服药，住了五七日，觉得母亲病患痊了，王进收拾要行。当日因来后槽看马，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，刺着一身青龙，银盘也似一个面皮，约有十八九岁，拿条棒在那里使。王进看了半晌，不觉失口道：“这棒也使得好了，只是有破绽，赢不得真好汉。”那后生听得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敢来笑话我的本事！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，我不信倒不如你！你敢和我较一较么？”

说犹未了，太公到来，喝那后生：“不得无礼！”那后生道：“叵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。”太公道：“客人莫不会使枪棒？”王进道：“颇晓得些。敢问长上，这后生是宅上何人？”太公道：“是老汉的儿子。”王进道：“既然是宅内小官人，若爱学时，小人点拨他端正如何？”太公道：“恁地时，十分好。”便教那后生来拜师父。那后生那里肯拜，心中越怒，道：“阿爹，休听这厮胡说！若吃他赢得我这条棒时，我便拜他为师。”王进道：“小官人若是不当村时，较量一棒耍子。”那后生就空地当中，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，向王进道：“你来，你来！怕的不算好汉！”王进只是笑，不肯动手。太公道：“客官既是肯教小顽时，使一棒何妨。”王进笑道：“恐冲撞了令郎时，须不好看。”太公道：“这个不妨，若是打折了手脚，也是他自作自受。”

王进道：“怨无礼。”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，来到空地上，使个旗鼓。那后生看了一看，拿条棒滚将入来，径奔王进。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，那后生抡着棒又赶入来。王进回身，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来。那后生见棒劈来，用棒来隔。王进却不打下来，将棒一掣，却望后生怀里直掣将来。只一缴，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，扑地望后倒了。王进连忙撇了棒，向前扶住道：“休怪，休怪。”

那后生爬将起来，便去旁边搬条凳子，纳王进坐，便拜道：“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，原来不值半分。师父，没奈何，只得请教。”王进道：“我母子二人，连日在此搅扰宅上，无恩可报，当以效力。”太公大喜，教那后生穿了衣裳，一同来后堂坐下。叫庄客杀一个羊，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，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。四个人坐定，一面把盏，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师父如此高强，必是个教头。小儿有眼不识泰山。”王进笑道：“奸不厮欺，俏不厮瞒，小人姓张。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便是，这枪棒终日搏弄。为因新任一个高太尉，原被先父打翻，今做殿帅府太尉，怀挟旧仇，要奈何王进。小人不合属他所管，和他争不得，只得母子二人逃上延安府，去投托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。不想来到这里，得遇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；又蒙救了老母病患，连日管顾，甚是不当。既然令郎肯学时，小人一力奉教。只是令郎学的，都是花棒，只好看，上阵无用，小人从新点拨他。”太公见说了，便道：“我儿，可知输了？快来再拜师父。”那后生又拜了王进。

太公道：“教头在上，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，前面便是少华山。这村便唤做史家村，村中总有三四百家，都姓史。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农业，只爱刺枪使棒。母亲说他不得，恁气死了。老汉只得随他性子，不知使了多少钱财，投师父教他。又请高手匠人，与他刺了这身花绣，肩臂胸膛总有九条龙，满县人口顺，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。教头今日既到这里，一发成全了他也好。老汉自当重重酬谢。”王进大喜道：“太公放心。既然如此说时，小人一发教了令郎方去。”自当日为始，吃了酒食，留住王教头母子二人在庄上。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，十八般武艺，一一从头指教。那十八般武艺？

矛锤弓弩钺，鞭简剑链挝，
斧钺并戈戟，牌棒与枪杈。

话说这史进每日在庄上管待王教头母子二人，指教武艺。史太公自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，不在话下。不觉荏苒光阴，早过半年之上。正是：

窗外日光弹指过，席间花影坐前移。
一杯未进笙歌送，阶下辰牌又报时。

前后得半年之上，史进把这十八般武艺，从新学得十分精熟。多得王进尽心指教，点拨得件件都有妙秘。王进见他学得精熟了，自思：“在此虽好，只是不了。”一日想起来，相辞要上延安府去。史进那里肯放，说道：“师父只在此间过了，小弟奉养你母子二人，以终天年，多少是好。”王进道：“贤弟，多蒙你好心，在此十分之好；只恐高太尉追捕到来，负累了你，不当稳便，以此两难。我一心要去延安府，投着在老种经略处勾当。那里镇守边庭，用人之际，足可安身立命。”

史进并太公苦留不住，只得安排一个筵席送行，托出一盘两个缎子、一百两花银谢师。次日，王进收拾了担儿，备了马，子母二人，相辞史太公。王进请娘乘了马，望延安府路途进发。史进叫庄客挑了担儿，亲送十里之程，心中难舍。史进当时拜别了师父，洒泪分手，和庄客自回。王教头依旧自挑了担儿，跟着马，和娘两个，自取关西路里去了。

话中不说王进去投军役。只说史进回到庄上，每日只是打熬气力，亦且壮年，又没老小，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，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。不到半载之间，史进父亲太公，染病患症，数日不起。史进使人远近请医士看治，不能痊可，呜呼哀哉，太公歿了。史进一面备棺殓盛殓，请僧修设好事，追斋理七，荐拔太公。又请道士建立斋醮，超度生天。整做了十数坛好事功德道场，选了吉日良时，出丧安葬。满村中三四百史家庄户，都来送丧挂孝，埋殡在村西山上祖坟内了。史进家自此无人管业。史进又不肯务农，只要寻人使家生，较量枪棒。

自史太公死后，又早过了三四个月日。时当六月中旬，炎天正热。那一日，史进无可消遣，捉个交床，坐在打麦场边柳阴树下乘凉。对面松林透过风来，史进喝彩道：“好凉风！”正乘凉哩，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，在那里张望。史进喝道：“作



怪！谁在那里张俺庄上？”史进跳起身来，转过树背后，打一看时，认得是猎户獐兔李吉。史进喝道：“李吉，张我庄内做什么？莫不来相脚头？”李吉向前声喏道：“大郎，小人要寻庄上矮丘乙郎吃碗酒，因见大郎在此乘凉，不敢过来冲撞。”史进道：“我且问你：往常时，你只是担些野味来我庄上卖，我又不曾亏了你，如何一向不将来卖与我，敢是欺负我没钱？”李吉答道：“小人怎敢。一向没有野味，以此不敢来。”史进道：“胡说！偌大一个少华山，恁地广阔，不信没有个獐儿兔儿！”李吉道：“大郎原来不知：如今近日上面添了一伙强人，扎下一个山寨，在上面聚集着五七百个小喽罗，有百十匹好马。为头那个大王，唤作神机军师朱武，第二个唤做跳涧虎陈达，第三个唤做白花蛇杨春。这三个为头，打家劫舍，华阴县里禁他不得，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拿他。谁敢上去惹他？因此上小人们不敢上山打捕野味，那讨来卖？”史进道：“我也听得说有强人，不想那厮们如此大弄，必然要恼人。李吉，你今后有野味时，寻些来。”李吉唱个喏，自去了。

史进归到厅前，寻思：“这厮们大弄，必要来薅恼村坊。”便叫庄客拣两头肥水牛来杀了，庄内自有造下的好酒，先烧一陌顺溜纸，便叫庄客去请这当村里三四百史家庄户，都在家中草堂上序齿坐下，教庄客一面把盏劝酒。史进对众人说道：“我听得少华山上三个强人，聚集着五七百小喽罗，打家劫舍。这厮们既然大弄，必然早晚要来俺村中啰唆。我今特请你众人来商议，倘若那厮们来时，各家准备。我庄上打起梆子，你众人可各执枪棒，前来救应。你各家有事，亦是如此。递相救护，共保村坊。如若强人自来，都是我来理会。”众人道：“我等村农，只靠大郎做主，梆子响时，谁敢不来？”当晚众人谢酒，各自分散，回家准备器械。自此史进修整门户墙垣，安排庄院，设立几处梆子，拴束衣甲，整顿刀马，提防贼寇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少华山寨中三个头领，坐定商议。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，那人原是定远人氏，能使两口双刀，虽无十分本事，却精通阵法，广有谋略。有八句诗单道朱武好处：

道服裁棕叶，云冠剪鹿皮。
脸红双眼俊，面白细髭垂。
阵法方诸葛，阴谋胜范蠡。
华山谁第一，朱武号神机。

第二个好汉姓陈，名达，原是邳城人氏，使一条出白点钢枪。亦有诗赞道：

力健声雄性粗卤，丈二长枪撒如雨。
邳中豪杰霸华阴，陈达人称跳涧虎。

第三个好汉姓杨，名春，蒲州解良县人氏，使一口大杆刀。亦有诗赞道：

腰长臂瘦力堪夸，到处刀锋乱撒花。
鼎立华山真好汉，江湖名播白花蛇。

朱武与陈达、杨春说道：“如今我听知华阴县里出三千贯赏钱，召人捉我们。诚恐来时，要与他厮杀。只是山寨钱粮欠少，如何不去劫掠些来，以供山寨之用。聚集些粮食在寨里，防备官军来时，好和他打熬。”跳涧虎陈达道：“说得是，如今便去华阴县里，先问他借粮，看他如何。”白花蛇杨春道：“不要华阴县去，只去蒲城县，万无一失。”陈达道：“蒲城县人户稀少，钱粮不多。不如只打华阴县，那里人民丰富，钱粮广有。”杨春道：“哥哥不知，若去打华阴县时，须从史家村过。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个大虫，不可去撩拨他。他如何肯放我们过去？”陈达道：“兄弟好懦弱！一个村坊过去不得，怎地敢抵敌官军？”

杨春道：“哥哥不可小觑了他，那人端的了得。”朱武道：“我也曾闻他十分英雄，说这人真有本事。兄弟休去罢。”陈达叫将起来说道：“你两个闭了鸟嘴！长别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他只是一个人，须不三头六臂，我不信。”喝叫小喽罗：“快备我的马来！如今便去先打史家庄，后取华阴县。”朱武、杨春再三谏劝，陈达那里肯听。随即披挂上马，点了一百四五十小喽罗，鸣锣擂鼓下山，望史家村去了。

且说史进正在庄前整制刀马，只见庄客报知此事。史进听得，就庄上敲起梆子来。那庄前庄后，庄东庄西，三四百史家庄户，听得梆子响，都拖枪拽棒，聚起三四百人，一齐都到史家庄上。看了史进头戴一字巾，身披朱红甲，上穿青锦袄，下着抹绿靴，腰系皮搭膊，前后铁掩心，一张弓，一壶箭，手里拿一把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。庄客牵过那匹火炭赤马。史进上了马，绰了刀，前面摆着三四十壮健的庄客，后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乡夫。各史家庄户，都跟在后头，一齐呐喊，直到村北路口。

那少华山陈达引了人马，飞奔到山坡下，便将小喽罗摆开。史进看时，见陈达头戴干红凹面巾，身披裹金生铁甲，上穿一领红衲袄，脚穿一对吊墩靴，腰系七尺攒线搭膊，坐骑一匹高头白马，手中横着丈八点钢矛。小喽罗两势下呐喊，二员将就马上相见。陈达在马上看着史进，欠身施礼。史进喝道：“汝等杀人放火，打家劫舍，犯着迷天大罪，都是该死的。你也须有耳朵，好大胆，直来太岁头上动土！”陈达在马上答道：“俺山寨里欠少些粮食，欲往华阴县借粮，经由贵庄，借一条路，并不敢动一根草。可放我们过去，回来自当拜谢。”史进道：“胡说！俺家现当里正，正要来拿你这伙贼。



九纹龙大闹史家村





今日倒来经由我村中过，却不拿你，倒放你过去！本县知道，须连累于我。”陈达道：“‘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’，相烦借一条路。”史进道：“甚么闲话！我便肯时，有一个不肯。你问得他肯，便去。”陈达道：“好汉教我问谁？”史进道：“你问得我手里这口刀肯，便放你去。”陈达大怒道：“赶人不要赶上，休得要逞精神！”

史进也怒，抢手中刀，骤坐下马，来战陈达。陈达也拍马挺枪，来迎史进。两个交马，但见：

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。一来一往，有如深水戏珠龙；一上一下，却似半岩争食虎。九纹龙忿怒，三尖刀只望顶门飞；跳涧虎生嗔，丈八矛不离心坎刺。好手中间逞好手，红心里面夺红心。

史进、陈达两个斗了多时，史进卖了个破绽，让陈达把枪望心窝里搠来，史进却把腰一闪，陈达和枪搠入怀里来。史进轻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只一挟，把陈达轻轻摘离了嵌花鞍，款款揪住了线搭膊，只一丢，丢落地，那匹战马拨风也似去了。史进叫庄客将陈达绑缚了，众人把小喽啰一赶，都走了。史进回到庄上，将陈达绑在庭心内柱上，等待一发拿了那两个贼首，一并解官请赏。且把酒来赏了众人，教厨且散。众人喝彩：“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杰！”

休说众人欢喜饮酒。却说朱武、杨春两个，正在寨里猜疑，捉摸不定，且教小喽啰再去打听消息。只见同去的人牵着空马，奔到山前，只叫道：“苦也！陈家哥哥不听二位哥哥所说，送了性命。”朱武问其缘故，小喽啰备说交锋一节，怎当史进英雄。朱武道：“我的言语不听，果有此祸。”杨春道：“我们尽数都去，与他死拼如何？”朱武道：“亦是不可。他尚自输了，你如何拼得他过？我有一条苦计，若救他不得，我和你都休。”杨春问道：“如何苦计？”朱武附耳低言说道：“只除恁地。”杨春道：“好计！我和你便去，事不宜迟。”

再说史进正在庄上忿怒未消，只见庄客飞报道：“山寨里朱武、杨春自来了。”史进道：“这厮合休，我教他两个一发解官。快牵马过来。”一面打起梆子，众人早都到来。史进上了马，正待出庄门，只见朱武、杨春步行已到庄前。两个双双跪下，擎着两眼泪。史进下马喝道：“你两个跪下如何说？”朱武哭道：“小人等三个，累被官司逼迫，不得已上山落草，当初发愿道：‘不求同日生，但求同日死。’虽不及关、张、刘备的义气，其心则同。今日小弟陈达不听好言，误犯虎威，已被英雄擒捉在贵庄，无计恳求，今来一径就死。望英雄将我三人，一发解官请赏，暂不皱眉。我等就英雄手内请死，并无怨心。”史进听了，寻思道：“他们直恁义气！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，反教天下好汉耻笑我不英雄。自古道：‘大虫不吃伏肉。’”史进便道：“你两个且跟我进来。”朱武、杨春并无惧怯，随了史进，直到后厅前跪下，又教史进绑缚。史进三回五次叫起来，他两个那里肯起来。惺惺惜惺惺，好汉识好汉。史进道：“你们既然如此义气重，我若送了你们，不是好汉。我放陈达还你如何？”朱武道：“休得连累了英雄，不当稳便，宁可把我们去解官请赏。”史进道：“如何使得？你肯吃我酒食么？”朱武道：“一死尚然不惧，何况酒肉乎？”

当时史进大喜，解放陈达，就后厅上座，置酒设席，管待三人。朱武、杨春、陈达拜谢大恩。酒至数杯，少添春色。酒水罢，三人谢了史进，回山去了。史进送出庄门，自回庄上。

却说朱武等三人归到寨中坐下，朱武道：“我们不是这条苦计，怎得性命在此？虽然救了一人，却也难得史进为义气放了我们。过几日备些礼物送去，谢他救命之恩。”话休絮烦。过了十数日，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两蒜条金，使两个小喽啰，乘月黑夜送去史家庄上。当夜初更时分，小喽啰敲门，庄客报知史进。史进火急披挂，来到庄前，问小喽啰说：“有甚话说？”小喽啰道：“三个头领再三拜复：特地使小校进些薄礼，酬谢大郎不杀之恩。不要推却，望乞笑留。”取出金子，递与史进。初时推却，次后寻思道：“既然好意送来，受之为当。”叫庄客置酒管待小校，吃了半夜酒，把些零碎银两，赏了小校，回山去了。又过半月有余，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议，掠掠得一串好大珠子，又使小喽啰连夜送来史家庄上。史进受了，不在话下。

又过了半月，史进寻思道：“也难得这三个敬重我，我也备些礼物回奉他。”次日，叫庄客寻个裁缝，自去县里买了三匹红锦，裁成三领锦袄子；又拣肥羊煮了三个，将大盒子盛了，委两个庄客去送。史进庄上，有个为头的庄客王四，此人颇能答应官府，口舌便利，满庄人都叫他做赛伯当。史进教他同一个得力庄客，挑了盒担，直送到山下。小喽啰问了备细，引到山寨里，见了朱武等。三个头领大喜，受了锦袄子并肥羊酒礼，把十两银子赏了庄客。每人吃了十数碗酒，下山回归庄内，见了史进，说道：“山上头领，多多上复。”史进自此常常与朱武等三人往来，不时间只是王四去山寨里送物事。不则一日，寨里头领也频频地使人送金银来与史进。

在暮光阴，时遇八月中秋到来。史进要和三人说话，约至十五夜来庄上赏月饮酒。先使庄客王四赍一封请书，直去少华山上请朱武、陈达、杨春来庄上赴席。王四驰书径到山寨里，见了三位头领，下了来书。朱武看了大喜，三个应允，随即写封回书，赏了王四五两银子，吃了十来碗酒。王四下得山来，正撞着时常送物事来的小喽啰，一把抱住，那里肯放。又拖去山路边村酒店里，吃了十数碗酒。王四相别了回庄，一面走着，被山风一吹，酒却涌上来，踉踉跄跄，一步一蹶。走不到十里之路，见座林子，奔到里面，望着那绿茸茸莎草地上扑地倒了。原来獐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张兔儿，认得是史家庄上王四，赶入林子里来扶他，那里扶得动。只见王四搭膊里突出银子来，李吉寻思道：“这厮醉了，那里讨得许多？何不拿他些？”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，自然生出机会来。李吉解那搭膊，望地下只一抖，那封回书和银子都抖出来。李吉拿起，颇识几字，将书拆开看时，见上面写着少华山朱武、陈达、杨春，中间多有兼文带武的言语，却不识得，只认得这三个名字。李吉道：“我做猎户，几时能够发迹。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财，却在这里。华阴县里现出三千贯赏钱，捕捉他三个贼人。叵耐史进那厮，前日我去他庄寻矮丘乙郎，他道我来相脚头踩盘，你原来倒和贼人来往！”银子并书都拿去了，望华阴县里来出首。

却说庄客王四，一觉直睡到二更方醒觉来，看见月光微微照在身上。吃了一惊，跳将起来，却见四边都是松树。便去腰里摸时，搭膊和书都不见了。四下里寻时，只见空搭膊在莎草地上。王四只管叫苦，寻思道：“银子不打紧，这封回书却怎生好！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？”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，自道：“若回去庄上说脱了回书，大郎必然焦躁，定是赶我出去。不如只说未曾有回书，那里查照。”计较定了，飞也似取路归来庄上，却好五更天气。史进见王四回来，问道：“你缘何方才归来？”王四道：“托主人福荫，寨中三个头领，都不肯放，留住王四吃了半夜酒，因此回来迟了。”史进又问：“曾有回书否？”王四道：“三个头领要写回书，却是小人道：‘三位头领既然准来赴席，何必回书？小人又有杯酒，路上恐有些失支脱节，不是要



处。”史进听了大喜，说道：“不枉了诸人叫做赛伯当，真个了得。”王四应道：“小人怎敢差迟，路上不曾住脚，一直奔回庄上。”史进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教人去县里买些果品案酒伺候。”

不觉中秋节至，是日晴明得好。史进当日吩咐家中庄客，宰了一腔大羊，杀了百十个鸡鹅，准备下酒食筵宴。看看天色晚来，怎见得个好中秋？但见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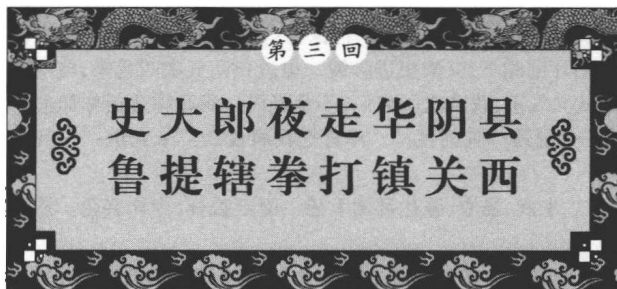
午夜初长，黄昏已半，一轮月挂如银，冰盘如昼，赏玩正宜人。清影十分圆满，桂花玉兔交辉。帘拢高卷，金杯频劝酒，欢笑贺升平。年年当此节，酩酊醉醺醺。莫辞终夕饮，银汉露华新。

且说少华山上朱武、陈达、杨春三个头领，吩咐小喽啰看守寨栅，只带三五个做伴，将了朴刀，各挎口腰刀，不骑鞍马，步行下山，径来到史家庄上。史进接着，各叙礼罢，请入后园。庄内已安排下筵宴。史进请三位头领上坐，史进对席相陪。便叫庄客把前后庄门拴了。一面饮酒，庄内庄客轮流把盏，一边割羊劝酒。酒至数杯，却早东边推起那轮明月，但见：

桂花离海峤，云叶散天衢。彩霞照万里如银，素魄映千山似水。影横旷野，惊独宿之乌鹊；光照平湖，照双栖之鸿雁。冰轮展出三千里，玉兔平吞四百州。

史进正和三个头领在后园饮酒，赏玩中秋，叙说旧话新言，只听墙外一声喊起，火把乱明。史进大惊，跳起身来吩咐：“三位贤友且坐，待我去看。”喝叫庄客：“不要开门！”掇条梯子，上墙打一看时，只见是华阴县县尉在马上，引着两个都头，带着三四百士兵，围住庄院。史进和三个头领只管叫苦。外面火把光中，照见钢叉、朴刀、五股叉、留客住，摆得似麻林一般。两个都头口里叫道：“不要走了强贼！”不是这伙人来捉史进并三个头领，有分教：史进先杀了一两个人，结识了十数个好汉，直使天罡地煞一齐相会。直教：芦花深处屯兵士，荷叶阴中治战船。

毕竟史进与三个头领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话说当时史进道：“却怎生是好？”朱武等三个头领跪下道：“哥哥，你是干净的人，休为我等连累了。大郎可把索来绑缚我三个出去请赏，免得负累了你不好看。”史进道：“如何使得！恁地时，是我赚你们来捉你请赏，枉惹天下人笑我。若是死时，与你们同死；活时同活。你等起来，放心，别作缘便。且等我问个来历缘故情由。”

史进上梯子问道：“你两个都头，何故半夜三更来劫我庄上？”那两个都头答道：“大郎，你兀自赖哩！现有原告人李吉在这里。”史进喝道：“李吉，你如何诬告平人？”李吉应道：“我本不知，林子里拾得王四的回书，一时间把在县里看，因此事发。”史进叫王四问道：“你说无回书，如何却又又有书？”王四道：“便是小人一时醉了，忘记了回书。”史进大喝道：“畜生，却怎生好！”外面都头人等，惧怕史进了得，不敢奔入庄里来捉人。三个头领把手指道：“且答应外面。”史进会意，在梯子上叫道：“你两个都头都不要闹动，权退一步，我自绑缚出来解官请赏。”那两个都头却怕史进，只得应道：“我们都是没事的，等你绑出来同去请赏。”史进下梯子，来到厅前，先叫王四，带进后园，把来一刀杀了。喝教许多庄客，把庄里有的没的细软等物，即便收拾，尽教打叠起了。一壁点起三四十个火把，庄里史进和三个头领全身披挂，枪架上各人挎了腰刀，拿了朴刀，拽扎起，把庄后草屋点着。庄客各自打拴了包裹。外面见里面火起，都奔来后面看。且说史进就中堂又放起火来，大开了庄门，呐喊喊，杀将出来。

史进当头，朱武、杨春在中，陈达在后，和小喽啰并庄客，一冲一撞，指东杀西。史进却是个大虫，那里挡得住！后面火光乱起，杀开条路，冲将出来，正迎着两个都头并李吉。史进见了大怒，“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。”两个都头见头势不好，转身便走。李吉也却待回身，史进早到，手起一朴刀，把李吉斩做两段。两个都头正待走时，陈达、杨春赶上，一家一朴刀，结果了两个性命。县尉惊得跑马走回去了。众士兵那里敢向前，各自逃命散了，不知去向。史进引着一行人，且杀且走，众官兵不敢赶来，各自散了。史进和朱武、陈达、杨春并庄客人等，都到少华山上寨内坐下，喘息方定。朱武等到寨中，忙叫小喽啰，一面杀牛宰马，贺喜饮宴，不在话下。

一连过了几日，史进寻思：“一时间要救三人，放火烧了庄院，虽是有些细软，家财粗重什物尽皆没了。”心内踌躇，在此不了，开言对朱武等说道：“我的师父王教头，在关西经略府勾当。我先要去寻他，只因父亲死了，不曾去得。今来家私庄院废尽，我如今要去寻他。”朱武三人道：“哥哥休去，只在我寨中且过几时，又作商议。若哥哥不愿落草时，待平静了，小弟们与哥哥重整庄院，再作良民。”史进道：“虽是你们的好情分，只是我心去意难留。我想家私什物尽已没了，要再去整顿庄院想不能够。我若寻得师父，也要那里讨个出身，求半世快乐。”朱武道：“哥哥便在此间做个寨主，却不快活？只恐寨小，不堪歇马。”史进道：“我是个清白好汉，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？你劝我落草，再也休提。”史进住了几日，定要去，朱武等苦留不住。史进带去的庄客都留在山寨，只自收拾了些少碎银两，打拴一个包裹，余者多的尽数寄留在山寨。史进头戴





白范阳毡大帽，上撒一撮红缨，帽儿下裹一顶浑青抓角软头巾，项上明黄缕带，身穿一领白纁丝两上领战袍，腰系一条檀五指梅红攒线搭膊，青白间道行缠绞脚，衬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，挎一口铜钹磐口雁翎刀，背上包裹，提了朴刀，辞别朱武等三人。众多小喽啰都送下山来，朱武等洒泪而别，自回山寨去了。

只说史进提了朴刀，离了少华山，取路投关西西路，望延安府路上来。但见：

崎岖山岭，寂寞孤村。披云雾夜宿荒林，带晓月朝登险道。落日遵行闻犬吠，严霜早促听鸡鸣。

史进在路，免不得饥食渴饮，夜住晓行。独自一个行了半月之上，来到渭州。“这里也有一个经略府，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？”史进便入城来看时，依然有六街三市。只见一个小小茶坊，正在路口。史进便入茶坊里来，拣了一副座位坐了。茶博士问道：“客官，吃甚茶？”史进道：“吃个泡茶。”茶博士点个泡茶，放在史进面前。史进问道：“这里经略府在何处？”茶博士道：“只在前面便是。”史进道：“借问经略府内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这府里教头极多，有三四个姓王的，不知那个是王进。”道犹未了，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竟入茶坊里来。史进看他时，是个军官模样。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，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，上穿一领鹦哥绿纁丝战袍，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绦，足穿一双鹰爪皮四缝千黄靴。生得面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腮边一部貉貉胡须。身长八尺，腰阔十围。

那人入到茶坊里面坐下。茶博士便道：“客官要寻王教头，只问这个提辖，便都认得。”史进连忙起身施礼道：“官人，请坐拜茶。”那人见史进长大魁伟，像条好汉，便来与他施礼。两个坐下。史进道：“小人大胆，敢问官人高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洒家是经略府提辖，姓鲁，讳个达字。敢问阿哥，你姓甚么？”史进道：“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，姓史，名进。请问官人，小人有师父，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姓王名进，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？”鲁提辖道：“阿哥，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？”史进拜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鲁提辖连忙还礼，说道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，你要寻王教头，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？”史进道：“正是那人。”鲁达道：“俺也闻他的名字。那个阿哥不在此。洒家听得说，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。俺这渭州，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。那人不在此。你既是史大郎时，多闻你的好名字，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。”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，便出茶坊来。鲁达回头道：“茶钱洒家自来还你。”茶博士应道：“提辖但吃不妨，只顾去。”

两个挽了胳膊，出了茶坊来，上街行得三五十步，只见一簇众人围住白地上。史进道：“兄长，我们看一看。”分开人众看时，中间里一个人，仗着十来条棍棒，地上摊着数十个膏药，一盘子盛着，插把纸标儿在上面，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。史进看了，却认得他，原来是教头史进的师父，叫做打虎将李忠。史进就人丛中叫道：“师父，多时不见。”李忠道：“贤弟，如何到这里？”鲁提辖道：“既是史大郎的师父，同和俺吃三杯。”李忠道：“待小子卖了膏药，讨了回钱，一同和提辖去。”鲁达道：“谁耐烦等你？去便同去。”李忠道：“小人的衣服，无计奈何。提辖先行，小人便寻将来。贤弟，你和提辖先行一步。”鲁达焦躁，把那看的人一推一跤，便骂道：“这厮们夹着屁眼撒开，不去的洒家便打。”众人见是鲁提辖，一哄都走了。李忠见鲁达凶猛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好陪笑道：“好急性的人。”当下收拾了行头药囊，寄顿了枪棒，三个人转弯抹角，来到州桥下一个潘家有名的酒店。门前挑出望竿，挂着酒帘，漾在空中飘荡。怎见得座酒肆？有诗为证：

风拂烟笼锦旆扬，太平时节日初长。

能添壮士英雄胆，善解佳人愁闷肠。

三尺晚垂杨柳外，一竿斜插杏花旁。

男儿未遂平生志，且乐高歌入醉乡。

三人上到潘家酒楼上，拣个齐楚阁儿里坐下。鲁提辖坐了主位，李忠对席，史进下首坐了。酒保唱了喏，认得是鲁提辖，便道：“提辖官人，打多少酒？”鲁达道：“先打四角酒来。”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案酒，又问道：“官人，吃甚下饭？”鲁达道：“问甚么！但有，只顾卖来，一发算钱还你。这厮只顾来聒噪！”酒保下去，随即烫酒上来；但是下口肉食，只顾将来摆一桌子。三个酒至数杯，正说些闲话，较量些枪法，说得入港，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。鲁达焦躁，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。酒保听得，慌忙上来看时，见鲁提辖气愤愤地。酒保抄手道：“官人要甚么东西，吩咐买来。”鲁达道：“洒家要甚么？你也须认得洒家，却恁地教甚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，搅俺兄弟们吃酒。洒家须不曾少了你酒钱！”酒保道：“官人息怒，小人怎敢教人啼哭，打搅官人吃酒。这个哭的，是绰酒座儿唱的父子两人。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，一时间自苦了啼哭。”鲁提辖道：“可是作怪！你与我唤的他来。”

酒保去叫，不多时，只见两个到来。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，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，手里拿串拍板，都来到面前。看那妇人，虽无十分的容貌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。但见：

髻松云鬓，插一枝青玉簪儿；袅娜纤腰，系六幅红罗裙子。

素旧白衫笼雪体，淡黄软袜衬弓鞋。蛾眉紧蹙，汪汪泪眼落珍珠；粉面低垂，细细香肌消玉雪。若非雨病云愁，定是怀忧积恨。





那妇人拭着眼泪，向前来深深的道了三个万福。那老儿也都相见了。鲁达问道：“你两个是那里人家？为甚啼哭？”那妇人便道：“官人不知，容奴告禀：奴家是东京人氏。因同父母来这渭州，投奔亲眷，不想搬移南京去了。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，子父二人，流落在此生受。此间有个财主，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，因见奴家，便使强媒硬保，要奴作妾。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，虚钱实契，要了奴家的身体，未及三个月，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，将奴赶打出来。不容完聚，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。父亲懦弱，和他争执不得，他又有钱有势。当初不曾得他一文，如今那讨些钱还他？没计奈何，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，来到这里酒楼上赶座。每日但得些钱来，将大半还他，留些少子父们盘缠。这两日酒客稀少，违了他钱限，怕他来时，受他羞耻。子父们想起这些苦楚来，无处告诉，因此啼哭。不想误触犯了官人，望乞恕罪，高抬贵手。”

鲁提辖又问道：“你姓甚么，在那个客店里歇？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住在那里？”老儿答道：“老汉姓金，排行第二。孩儿小字翠莲。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，绰号镇关西。老汉父子两个，只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安下。”鲁达听了道：“呸！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，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。这个腌臢泼才，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，却原来这等欺负人！”回头看李忠、史进道：“你两个且在这里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。”史进、李忠抱住劝道：“哥哥息怒，明日却理会。”两个三回五次劝得他住。

鲁达又道：“老儿，你来！洒家与你些盘缠，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？”父子两个告道：“若是能够回乡去时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长爷娘。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？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。”鲁提辖道：“这个不妨事，俺自有道理。”便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，放在桌上，看着史进道：“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，你有银子，借些与俺，洒家明日便送还你。”史进道：“直甚么，要哥哥还。”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，放在桌上。鲁达看着李忠道：“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。”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。鲁提辖看了见少，便道：“也是个不爽利的人。”鲁达只把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，吩咐道：“你父子两个将去做盘缠，一面收拾行李。俺明日清早来，发付你两个起身，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！”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。

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。三人再吃了两角酒，下楼来叫道：“主人家，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。”主人家连声应道：“提辖只顾自去，但吃不妨，只怕提辖不来睬。”三个人出了潘家酒肆，到街上分手。史进、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。只说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，到房里，晚饭也不吃，气愤愤地睡了。主人家又不敢问他。

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，回到店中安顿了女儿，先去城外远处觅下一辆车儿，再回来收拾了行李，还了房宿钱，算清了柴米钱，只等来日天明。当夜无事。次日五更起来，子父两个先打火做饭，吃罢，收拾了。天色微明，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入店里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店小二，那里是金老歇处？”小二哥道：“金公，提辖在此寻你。”金老开了房门，便道：“提辖官人，里面请坐。”鲁达道：“坐甚么！你去便去，等甚么！”金老引了女儿，挑了担儿，作谢提辖，便待出门。店小二拦住道：“金公，那里去？”鲁达问道：“他少你房钱？”小二道：“小的房钱，昨夜都算还了。须欠郑大官人典身钱，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呢！”鲁提辖道：“郑屠的钱，洒家自还他。你放这老儿还乡去。”那店小二那里肯放。鲁达大怒，揸开五指，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；再复一拳，打下当门两个牙齿。小二扒将起来，一道烟走向店里去躲了。店主人那里还敢出来拦他。金老父子两个，忙忙离了店中，出城自去寻昨日觅下的车儿去了。且说鲁达寻思，恐怕那店小二赶去拦截他，且向店里掇了一条凳子，坐了两个时辰。约莫金公去的远了，方才起身，径到状元桥来。

且说那郑屠开着两间门面，两副肉案，悬挂着三五片猪肉。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，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。鲁达走到门前，叫声：“郑屠！”郑屠看时，见是鲁提辖，慌忙出柜身来唱喏道：“提辖恕罪。”便叫副手掇条凳子来，“提辖请坐。”鲁达坐下道：“奉着经略相公钧旨，要十斤精肉，切做臊子，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。”郑屠道：“使得，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去。”

鲁提辖道：“不要那等腌臢厮们动手，你自与我切！”郑屠道：“说得是。小人自切便了。”自去肉案上拣了十斤精肉，细细切做臊子。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，正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，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边，不敢拢来。只得远远的立住，在房檐下望。这郑屠整整的自切了半个时辰，用荷叶包了，道：“提辖，教人送去？”鲁达道：“送甚么？且住！再要十斤都是肥的，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，也要切做臊子。”郑屠道：“却才精的，怕府里要裹馄饨，肥的臊子何用？”鲁达睁着眼道：“相公钧旨吩咐洒家，谁敢问他？”郑屠道：“是合用的东西，小人切便了。”又选了十斤实膘的肥肉，也细细切做臊子，把荷叶来包了，整弄了一早晨，却得饭罢时候。那店小二那里敢过来，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，也不敢拢来。郑屠道：“着人与提辖拿了，送将府里去。”鲁达道：“再要十斤寸金软骨，也要细细地剁做臊子，不要见些肉在上面。”郑屠笑道：“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。”鲁达听罢，跳起身来，拿着那两包臊子在手，睁眼看着郑屠道：“洒家特地要消遣你！”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去，却似下了一阵雨。郑屠大怒，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。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，焰腾腾的按纳不住，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，托地跳将下来。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。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，那个敢向前来劝。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，和那店小二也惊的呆了。

郑屠右手拿刀，左手便来揪鲁达。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，赶将入去，望小腹上只一脚，腾地踢倒在当街上。鲁达再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着那醋钵儿大小拳头，看着这郑屠道：“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，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，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。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，狗一般的人，也叫做镇关西！你如何强骗了金



鲁提辖打镇关西